

饒州安仁書生連少連其父仲舉下世獨與母居年甫冠就館於近村富家館相距半里諸生暮歸唯一童作伴當春夜月明燈下誦讀忽聞簷間歎聲舉目視之紫衣老媪豐頤皤腹已在側出語通殷勤問為誰曰媒人也東里蕭家有小娘子姿色絕艷如神仙中人慕秀才容儀請於父母願為夫婦使來之意其家快性纔說便要成幸勿遲緩生曰無乃太急乎我談笑得一好妻豈不大頽然要俟歸白母雖正貧悴須畧備納采問名之禮始為允當媪曰秀才終歲辛苦所獲幾何今蕭女奩具萬計及早成婚即日可化窮薄為豪富但一諾立諧矣生沉吟良久許之財頃刻去而復來携兩小鬟先至便有數黃衫卒施供張敷茵凡金玉綺繡雜然盈前尚未疑決聆笙簫之音銷洋漸近翠幢寶蓋畫扇圍列女子下花輿席地步入真國色也生目

胎心蕩然自計曰姑與之結好則室中之物皆吾所有耳媒媪已知之咄曰秀才何得遽起薄倖之念生諱謝曰無之就席酒半始合盃覺女肩間有牛吻氣乃託以地迫招盜悉收飲器皿金帛一篋中加之鑰焉一羊頭人自外持挺入喝曰不得無禮俄頃風滅燭一切奔散月色依然間無所觀隱約聞樂聲赴主人家祠堂內小童熟睡促之起吹燈發籠榻杌然并已之衣衾書策亦羽化生惶惑待早走告主翁翁驚歎不已云是吾家所事蕭家木下三神也生亟辭館而去

北塔院女子

鄱陽吳溱伯秦淳熙庚子歲偕二三友結舉課於樂平西禪寺北塔院童行姓詹者處鄰室夜聞其與人飲酒語笑穴壁窺之一紅衣女子殊秀文意其袂外倡入又念邑市無此人每夕皆

然或夢魘呼叫嘗詰其故不敢諱乃言此女夜夜挾酒漿散菽
米共享醉則留宿只著乾紅衫未嘗換亦儼然無塔捧一水精
合在手會罷必藏于袖就求之不肯曰有父母在脫或見問何
辭以對不可歷數月詹厓羸骨立度不能支梧捨之而遁竟死
其前一僧亦然續有吳五戒者至不义亦見女急社居人指為
凶室莫敢至遂摧仆為丘墟後二年有應寺丞之子到邑頗聞
其事始言十餘歲前寓彼一笄女暴亡歛于廡下吾隨牒入嶺
表茲方北還正謀火化其遺骸耳啓棺之次得水精合紅衫尚
存乃證昔為鬼而害平人也

瑞應尊者

恭州報恩寺有羅漢洞塑為巖壑五百數人物散處其長大與
生身等唯瑞應尊者一像乃天生石人頭狀衣服裝摺文縷悉

具了無斷削痕迹莫知起於何代紹興間或失其首寺僧告于
州中達制置司編下所部尋訪弗獲乾道中一蜀商泊江陵沙
頭夜夢異僧來謁曰貧僧受業於渝州之報恩寺今行脚西歸
擬附舟尾如辱賜許當先奉候於白羊口緣寄笠在彼趣便道
取之商曰諾寤而恍然蜀客率能於亂石中識別璞玉碼碯及
至白羊沙磧間得一圓石高尺許宛如人頭睂目全備而圓頂
無髮衆方聚觀商認為夢中所遇浴而收之將至恭州作供行
次洞前見一石像有袍無首默與心會白方丈辦香花迎於江
濱置之項上脗合無少齟齬遂復成全軀是時朱師古少卿赴
召造朝挈家游洞子婦求嗣者竊其隻履去諸僧不覺也十年
後朱還鄉過渝夢僧稱在報恩寺挂搭久乞施履焉明日為人
語訝其異始婦自陳曩事故以歸

鄧都觀事

忠州鄧都縣五里外有鄧都觀其山曰盤龍山之趾即家道所稱北極地獄之所舊傳王陰二閻君自彼仙去未嘗為兵戈踐暴故多古跡晉唐五代乾竺殿猶在吳道子畫壁丹青如新丹堊上二栢狀如龍角人言東漢時物老子丹竈後栢亦數百年枯槁摧裂而直幹堅如石皇甫先生赴召過之曰吾能使此栢再榮即布氣呵手拊摩盤根錯節處自是數十枝復蒼翠如初生者政和以來有旨禁採捕羣鹿至與人雜糝養葺引子卧廊廡食厨蔬居然相忘淳熙十一年中元日方作齋醮鹿從丹井來數百成聚驤首霄漢間立色氣自井出散而成雲中有笙笛鸞鶴之聲至暮知觀白道士無疾而逝咸以為尸解云

趙邦材造宅

紹興中餘干宗子趙邦材造第宅飾臺榭待其屬籍凡所需林木不復問誰肆意芟伐自社廟神祠民間墓樹無得免焉屋畢工而怪出現白晝昏暮人不真居落成未幾縣村黃子強往致慶傳觴行酒皆臭不可近趙知其所由來叱罵魍魎而罷次日庖婢以昨夕籠餅供朝食至前滿盤化為穢物遺視甌釜亦然遂病平生治僕妾輒以髮繫柱簾楚無算怒猶不釋則沃以糞溺至是苦肺熱命家人取廁中汁以解之其妻不忍給用他漿進嫌弗快心必湏此汁飲竟瞑目而殂黃尉傳其事於善顯使廣之以警為惡者俾知所懼云

白雲寺行童

淳熙三年夏吳伯秦知安仁未至三十里投宿道士白雲寺泊一室中喜竹榻涼潔方匹馬登頓頗倦不解衣曲肱而卧朦朧

間見小行童垂髮着短褐衣拱手側立情態恭甚云主僧遣邀
啜茗語之曰容我睡少時便去相見童不答亦不退俄然而隱
吳殊未以為疑再合眼復在側又與之語不答不退如初乃急
起訪僧笑曰前有士大夫暫憇此榻所覩亦然蓋昔時童行某
者姓好雅淨自買以受用去年已亡小兒癡迷故尚爾戀着亦
可念也吳勸付諸火以絕之其怪遂息

神游西湖

樂平新進鄉農民陳五為翟氏之僕每以暇時受他人庸雇負
擔遠適紹興四年春在家病疫而死其胸臆尚暖家未忍瘞越
三晝夜奮而起說初死時覺魂魄從腦門出見本身卧床上妻
兒叫哭作聲相呼更無應者有一神人稱將軍須去過別病家
歡享酒食既醉喚我前曰我聞得杭州西湖境致極好常恨平

生不曾到今欲因巡歷遊說一遭倩爾引道候着了當放爾即
命監守者捉我寘布袋中携以先行沿路過人家受供獻則挂
袋於于簷下丁寧莫要喘氣盡將食物收拾挈去匆忙不省停
又詣一家一日須十餘處昏夜入廟宇將酒肉分給人從亦自
就位飽食如此五日到臨安西湖天竺靈隱市肆園林逐一行
遍只不敢入道觀復從海岸抵福建回建昌撫州至白干查家
歇憩坐未穩一急脚走報曰速去速去俄霹靂霍閃震動天地
有一道士戴星冠伏劔捧水誦呪念到火發燒屋處衆扶擁將
軍以下奔出更相踏踐我依前在布袋內不覺擲落地元來却
只卧此間自是遂活是日洛陽康義仲來翟氏莊目擊其事及
秋末康與翟同往踈山經白干專謁查家訪動靜云今春舉室
染時疾得道士行五雷法祛之而愈正合陳五所言

石頭鎮民

慶元元年有石頭鎮胡大夫家修設水陸齋會市民龔三者日持蒸餅來鬻至判斛之夜歸差晚行到燈火之盡處若為人所排卧地悶絕妻子訝其不至秉荻炬迎照得之昇以還舍舉體冰冷燃薪溫其手足稍稍有甦意漸能言曰恰逢着鄭十五與孫山東幼兒問其去何處答去胡知府宅做水陸故往赴我尋爾多時不曾見今且得值遇於此便搦倒我恣意拳踢毆打須要牽拽去我盡力扞拒不肯行他怕天曉方始相捨是時鄭十五已死三四年孫氏兒亡未久莫知何冤龔言訖涎涌下喉間飲之以湯亦不能納奄然長往

劉居晦醮設

樂平南原人劉居晦慶元三年春就家設醮既訖事其小子明

明哥忽發狂言如物憑附云

王皇敕北方真武神君降我家諭旨今日醮筵章奏全不虔誠更須擇日舉家齋戒別建一百二十分多燒獻金錢謝過祈福有如不然定貽大禍劉氏懼以為黃冠藝慢所致痛醮責之罪相謂吾曰曹安敢不盡誠敬但上天高明豈肯用禍福嚇誘下民需索供享是必木石怪魅假託為之推其徒王師行正法考召童子見老中攝到土地社令詰之對曰非祀典之神三人詐偽為此即逐之境外仍刈伐近遽林木一大根下竅穴通透舉烈火薰灼之三巨蟒迸出而死劉以其本與興福寺僧是日有崇山觀道士謝時亨在醮壇而出外買食犬肉明哥又言帝知謝時亨輒啖厭物來日午時必殛之語竟狂子即安及期時亨殛劉益懼遂更置醮席而纔至四月上旬以微疾亡蓋大救且

盡故鬼得而侮之耳

新喻張屠

臨江新喻縣屠張氏居於僧寺之傍每宰猪必以曉鍾時起紹興某年寺主僧於半夜後夢男子婦人凡五輩皆着烏衣羅拜於前同聲懇言告和尚乞慈旨說與道者免來撞早鍾覺而又夢衆云性命所係危在頃臯只得一語便可活願慈悲哀救僧悟為急異呼直鍾道者諭之道者已攝衣將往聞僧所戒猶云此所以警醒寺院法律當然豈宜廢不講僧曰一段因緣續當說似勉聽吾語乃止天明道者出過屠門張問不擊鍾之故以僧語告張曰賺我失時誤一日經紀然當日母猪遂生五豚亦為吾利道者還白方丈僧特造張居開以因果之理曰人生百技何必造業如此儻謀別生吾以衣鉢所餘助爾張即奉命僧

與之錢百千使改市宅貸張素無子已而得男讀書擢高科致位華顯不欲書其姓

尹大將仕

秀州廣平橋尹大郎將仕其家本微致力治生雖無田庄而浮財頗裕唯每用無子為不足已而妻得男憐育倍至迨長成不劣不肖破蕩錢帛父母愛鍾於心亦不復較俄以病沒尹悲悼之切或教使齋戒擇日禱于福山岳神祠遂具舟楫與妻偕往及抵岸尹謂妻我先詣廟下排牲醪明日侵曉共焚香供獻既去移時不及妻自步行咨訊至憇亭則見亡子用兩手執其父駭而問之答曰不于娘事我前生為某處縣尉雇舡渡江尹大作稍工利我財物擗溺於中流今當索報母泣曰爺娘養汝二十年竭盡心力家計任汝費耗豈不念此曰負財已了只是欠

命母度不可解又泣曰既宿世冤債所不容免但乞放還舟中堅不從斯須而斃

野和尚

襄陽南閔寺僧寶樞姓野氏本秦州人來駐錫時方二十歲能談誦孔雀經聲音清亮人家多邀請富有衣鉢俗呼為野和尚淳熙甲午赴近村經課飲酒回耳畔聞嬰兒啼聲如是不一其異之左右前後並無人家寺中又無寄寓者不敢與人說寺前臨江其北有人煙市井僧常渡北岸憇于張氏客邸從其妻談未了一優伶携女子入邸就室以居僧見之心頗動未幾厥優病僧每日必到彼為治粥藥因與女接杯酒之歡既而優死又捐錢殯瘞女感其德遂倍之款昵僧猶未快意畜髮出外取之為妾連歲產三男生計益盡凡十餘年妻亡病復用故度牒破

荆三子以次繼為僧徒居南漳雙池寺而彈孔雀經如初紹熙甲寅季享祖忠訓邑尉猶識之

譙氏柿木

青州譙氏大家也其所居屋後有大柿樹圍三丈許蓋百餘年之物崇寧二年冬雪寒太甚木凍裂至根中有奇石長袤丈紋理瑩然碧色可愛聞者爭來觀郡僚亦至莫能測其兆應多以為吉祥然自此家道交替售宅於他人居之復不寧泊宣和未不及三十年屢易主矣

張七省幹

張守中者本會稽人隸役高門得右列一職買田揚州江都稱為七省幹淳熙二年詣臨安攝內諸司冗局其母與議宗室女為妻言定矣張出過市覘銀鋪秦氏女美色遽憑媒禮娶秘不

告母後兩歲方知之自越來見秦婦元不甚美然已生產二子不可逐母還家厚餉早詞謝絕趙氏趙女以結約既久無故遭斥羞愧快悒而死張之子繼天抃生事亦退酷嗜酒田園蕩為飲費一日登酒樓遇道人清眉秀目先踞坐獨飲引袖長揖而笑曰君不是張持正名守中者乎張曰是已但與先生素無一面何以知守中詳悉如此道人曰君合有三子二女官職隨分粗得近見姓氏巧注在死籍不知作何隱惡以致於是事亦不火吁可惜哉張大駭不能措辭道人趨下樓迹之不見歸為秦氏說亟脩設醮席祈哀踰歲而卒

鄂氏官舍女子

湖北轉運司在鄂州其幹官廳事常有鬼物出沒家人多晝見之宜黃劉巖叟罷滿代者胡承議已入宅以初到遍謁諸使及郡守率用五更三點出一子未娶母其父夙興必起待湯粥送之升轎乃復寢嘗值美女子相雇而笑方注目又不見自是屢有所睹自言只是隣近鋪籍小民女瞻慕羊采乘間竊來胡子沒有感志但念官舍嚴密豈外間婦女可得到以扣小吏吏曰此決非人俟其再至試執而視之當驗其實明早承議出女徑造室內以言誘之曰汝既云慕我當少圖從容快滿平生志願今倏來條去甚亡謂也女羅喜即有相就意胡子直前擁之復奔迸求脫把持愈急覺懷抱間漸縮小呼燈至則木板一片在手蓋舊屋翼剝風板也取斧折而焚之怪遂絕迹是時淳熙中秉義郎賈伯洪駐此見其異

淮陰民夫

楚州淮陰民為保正遣其子赴縣輸租子不肖盡以供飲博費

徒手不敢歸信步野外彷徨無所之忽有兩人從山中出為憐
撫之狀招使隨行至彼處大屋深廣如富室而寂無餘人子告
緩持炙魚燒肉各一楮與之曰飯適已盡未暇別炊子啗魚肉
訖殊不飽兩人率之暮入農家竊庖厨餘飯并飲饌分食當晝
則捕禽鳥漉生魚魚煮飫餐間盜酒共酌此子冥迷不復知朝
暮日數山下諸家積以夜失物知必鬼魅變怪邀巫治之巫剛
步布網戒居者伏伺竈側夜半三黑物髮鬚人形越窓隙而入
翻盆攬甕睚眦尋索於是突起呼譟相與逐之倉忙奔遁其捷
如矢衆秉炬追趕僅執其一束縛以歸謂為魍怪聽其辭乃此
子也走告厥父父至問同行者為誰不能言尚記窟穴所在引
衆偕往空無屋廬惟亂石嶄巖墮薪殘條煤地堆積鱗羽毛血
狼籍滿地共驗為山鬼不復窮覓父挾子而去

大孤山艇

鄱陽民黃一受庸於鹽商為操舟往淮南還至大孤山乘順風
張帆捷疾如飛當白晝與同輩十許人坐立舷外中一人反顧
見空舟甚大亦有十許人主持銜舳而進慮其或相撞觸呼眾
視之同聲叫後使引避唯黃一杳無所覩方與眾爭辨且詆其
妄轉眄間益舟平沉旋即覆翻所載悉淪洪濤人盡溺死舟忽
躍起黃隨而騰出遂獨免乃知向之值遇蓋鬼神之作崇者云
慶元三年三月也

大浪灘神祠

嚴州大浪灘在州北十五里介於兩山之間深不過八尺而湍
流峻駛滌回曲折稍遭風色則激為巨浪由是得名往來者多
苦湍滯紹熙四年鄱陽周貴章赴省試與鄉人羅正臣李顯祖

康師尹相值於常山買舟同下達至波灘見他郡貢士船三十餘艘鱗次岸潞皆阻東風夕者七八日更相愁歎不敢解纜或強驅童奴盡力挽綽纒少進復猛退有忿鬱而東擔陸行者且慮失試期晚夕墮獲餘干董經負膽畧出語衆曰聞坡上一廟乃威惠王行祠盍往致禱脫蒙垂祐便可去矣皆合辭曰然時昏暮已即籠炬造謁焚香列拜董拱而啓曰神王聰明正直受國爵封又享血食於此今朝廷三年大比網羅賢俊公卿將相悉由此塗禮闈較藝程限已迫願留泊此地欲往不能願一施威靈訶禁風伯使灘上諸舟前進無壅豈惟寒士蒙賴亦所以報國也禱罷焚獻紙錢稽首徑出到夜狂風尚厲漸以貼息

彭居士

鄱陽安國寺在城內有田去城昌百里召全保庄始時主僧惟直苦志戒行為道俗崇仰嘗詣庄檢校夢童子報言彭居士求見延之入坐戴短簷帽着青道服後一虎自隨既坐起白曰吾久隱茲山未嘗輕與世接慕師名德之重是以一來願室廬摧敝已甚冀蒙師力一新之直許諾覺而思之曰此地實名彭岡客所稱姓與合契得非山之神乎明日詢傍側父老皆云不聞有彭居士者獨古松下一小廟相傳為彭大郎必其人也即訪之茅茨蕭然上漏下濕香火亦缺惟直為慨然令工整葺立成華宇繪畫之像貌儀威儼赫由是彭岡神祠遠近供奉他夕夢未謝曰百年寥落一旦頓獲居沾受血食老稚安堵皆禪師慈悲所致恨無以報德輒有所獻乃邀至高坡上指示其下曰

此可以辟良田百畝願冥力焉是夜聞彼處屢聲雜沓如數萬
兵經營鉏治旦起視之乃向荆榛沙磧坦平如掌自繫虎原西
盡成膏腴至今常在寔賴神力廟中有黑漆連椅一座初擬更
塑神像未暇致功行者法堅以為徒設弗用且障蔽畫壁取置
長生庫中掩為已有遽夢神詈責亟負以還之寺僧圖其形并
畫虎於坐右每出花供必奉之以行將謂某家未至其家必先
聞猛獸哮吼聲相謂曰安國化主來矣已而果然故無不樂施
若次旅店則商賈增集皆後其來距庄三十里有小墟市通江
西路多富民居頗苦寇攘之患惟全保安然蓋嘗有至者皆值
虎遮道不敢進其為盜者皆黥卒間有求獲自言如是此寺曾
感五神顯迹已載之丙志彭岡祠室正與之同予舊傳其事不
詳審周少陸得此於了禪長老故備記之

城隍廟探雀

饒州城隍廟每歲春夏之交多有雀巢於屋翼內孕育雛卵點
卒錦先陽成魏贊皆從他郡配隸已三十餘年一為憲臺司關
一為臬府庫典一為軍所額君與廟近慶元三年四月三家之
子各十五六歲相率入其中欲採取乳雀而高不可升乃踏神
像夫人之肩攀緣而上得十數枚像泥遭踐蹂剝落地至晚三
子同感疾昏熱如灸不能出語夜半劇其母固莫知其事有他
戲而時亦在彼見之者為言所致明日携香楮詣廟禱謝不獲
命既而三黥以次病卧證狀全相似醫療弗痊財五日皆不起
其子浸浸困篤未必可生觸犯大神誠可譴乃禍延厥父豈其
偶然邪義方之訓非所以責之也

舒七不償酒

鄱陽每歲迎神之會習俗已成有加而無減遂願各一兵或一
民主之至於酒漿沃犒其徒又自隨人致力謂之心願大抵心
識不正以是為禍譴驚動者間有之焉紹熙三年春縣前居民
舒七者開酒肆其家與縣城隍祠相近預欲以酒飲轎卒及一
行諸人既而負約眾憤怨往往出言詛之至七月晦日暮從外
還舍少頃就睡逮三更醒寤轉側覺卧處甚冷伸手摸索一物
大如臂麤澁且滑駭而呼妻熟寢弗應疑下床為物纏身緊痛
不能作聲猛奮擲大叫母在鄰壁云待我來持燈往照乃一蛇
呀然張口似欲吞噬家人盡起無敢造前母忖知其故急詣廟
招祝史買黃錢置相內扶請蛇去舒遂病悻不食以八月四日
死是夜見夢於母言已入幽境目今受罪造速追償前願庶得
脫免母如所屬越數日又夢云幸得從輕毋勿過悲拜訣而退
舒之過不至死地受罰亦酷矣

廣祐王生辰

饒民以八月十五日為威惠廣祐王生辰致供三晝夜及罷散
之際每處各備酒果飲福同人靜則集會慶元元年第三日事
畢將就坐而排列果實多不見是時無閑雜小兒皆疑其何以
失明日再往收拾閣殿上酒香且有遺下穀核之屬方怪之見
塑獻花童子倒地如睡酒氣自其口出共扶起立於元處自後
遇夜巫祝或逢其遊戲相驅逐久而乃定

許僕家豕怪

樂平黃衝人許光仲之僕畜一牝豕凡歷歲每生豚必以十數
滿三月則出鬻累積一百不啻獲利已多其後忽產數異一為
馬首一為人首一羊首一雞首四足各有他狀僕大以為懼既

而曰是心造業年深還債了足欲就屠宰以託化故現此怪耳
盡擊殺之投于溪流而貨其母於屠肆自後不復養

蘇文定夢游仙

熙寧十年蘇文定公在南京幕府四月一日以卧病方愈因不
藥忽起獨步於庭天清高日乃命僕暴書閑取山海經隱几而
讀不覺假寐夢游一兩樓觀巍然金朱晶瑩叢以奇花香草
雜以丹霞紫煙入其門登其堂門之榜曰神府堂之榜曰朝員
自堂趨殿殿名篆體難識旋臨一閣名甚高不可辨左碧池右
雕欄中有一亭几按酒榼悉備九人聚坐其間被所鶴斃或紫
或白其冠或鐵或鹿皮或熊經鳥伸或彈琴對奕懽笑談話視
蘇公自若蘇頗嫌其簡傲捨而趨出俄聞招呼之聲翹首顧之
乃一青鬃也謂曰君何人而到此奉靈君之命有請於君遂引

再詣亭上中一人云邀來與坐蘇固辭不獲輒側其傍其一蒼
顏白髮者問曰子塵中人耶曰然曰何以來此曰信步而來其
人笑曰非信步也豈非心有所祈嚮意有所感發而然歟蘇曰
此為何地曰金泉洞天也蘇曰孔孟之道則心所祈嚮顏冉之
學則意所感發若夫神仙之事予未嘗櫻慮而至於此者真
信步耳其人與之劇論儒老之不異遂及長生曰金丹之術百
其要數在神水華池玉女之術百其要數在還精采氣馴致之
久則自能脫百骸遺六腑如蝸甲馬如蟬蛻焉其形有移而其
神未嘗改也若夫迷於煉石化金或於金籙玉檢以求長生者
非吾所謂道也蘇曰世傳白日飛升者有是邪曰其變無常其
化無方此又非所以語子言畢命酒同酌有抵掌而歌者曰紅
塵深處兮人間世白雲深處兮神仙地仙家春色兮億萬年蟠

苑香煖兮珪鸞睡北看瀛洲兮咫尺聞西顧方壺兮三百里逍遙為無兮古洞天洞天不鎖兮無人至酒酣起求退其人曰盡不少留以盡揮塵之樂乎蘇曰有生則不能無形有形則不能無累故物色之際相刃而不亭憂患之來有迷而無已其人曰子知有形而不知所以有形知有累而不知所以有累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者皆有以招之故也蘇謝曰謹受教良久為家人所驚遂悟乃作夢記或謂蘇公借夢以成文章未必有實予竊愛其語而書之

合龍山小道者

贛縣東北五十里有合龍山以遠近數十山皆如龍形會聚結於此用是得名地荒寂無人居有一僧不知從何來乞錢儲粟卓草庵於下農民姜氏生一男出胞即重眉下者如常兒上者各重長三尺既加襁褓不食母乳日自長大七歲猶不能言父母怪為非凡施之此庵俾出家呼曰小道者已而在處傳說其異

仁宗朝令郡縣津致赴京師召入宮忽能語奏對允懽至尊歎喜時年十二詔削髮為僧御筆賜名行本錫賚珍物并后妃所賜金銀數具千萬餘貫放還鄉以所得貨易創為大寺經營之始其師買木於處化溪谷中距木百里度非數載船輦不可到方以為憂一夜大雷雨溪江皆盈明旦視庵外凡合圍梁棟枅栱椽桷了負一切浮至前正足其數眾嗟嘆呼老僧為活佛謂能役鬼神爭持助金帛至於橋道階級甃砌藻繪以次成就甫訖二行本對佛合爪跏趺而逝首尾纏五年今寺中金龕羅漢及御書法名尚存棟宇皆良才雖涸亦樅木或有欲制作什器

將換以他木者必遭蛇虎之害其一鄉故事之不衷

王司戶屋

饒州上卷街東有王司戶空屋相傳鬼物據其下歷二十年無敢輒居淳熙初元夏德興士人姜廣挈挈從外邑至不深知其故為牙僧所誘賤直僦之方數日燈前讀書夜艾油盡出就簷間月色正中忽聞波浪洶湧之聲地去江湖遠又天清無風殊以為異回環四顧見一蛇粗如椽鱗甲雪白紆餘伸縮盤旋天井中澀洒若雨沾濕衣履急閉戶就寢終夕波聲不息翌旦視之高下皆有水痕天井雖深五尺許元只乾燥不悟水之所來蓋蛇所吐漿沫也姜不能頃刻安立徙他舍後八年張南仲待制之子曼修思永議買之朋友勸止張曰吾為國家命臣向畏於是竟成約而定居已又建高樓於後外臨湖山然每遇月夜蛇仍為怪處者未嘗奠枕呼醫召巫畧無虛日十三年夏夜張置酒樓上招兩友生及子思順同席星斗粲然忽暴雨震雲一柱自顛至末為雷斧斫破自是遂帖帖無虞蓋為厲者隕於斧矣張以為不祥轉售於董氏今已累歲不復驚恐

陳秀才游學

汀州陳秀才紹興中游學抵餘干入縣庠賦性愿朴而舉業又高邕中二富氏子弟皆勤苦篤志慕其才請與交游遂延到書館踰三四年不言歸名儒李彥聖知其有父母語之曰離鄉力學此意固可尚然遠捨庭闈屢喚不還何以副倚闈之望陳但唯唯終歲不暫出門戶朋友邀之行樂亦不肯從或勉強陪隨旋踵即反人盡譏其謹飭初不他疑慶元三年二月忽訪彥聖求屏却諸生拜而請曰閩俗娶婦至難况於寒士某所以久於

外者作婚媾成遂誓不南轅聞吾主家有季女欲擇對仗先生
一言直可得矣彥聖駭怪曰彼家无無笄女君託身其舍館不
應萌此念之豈病狂耶陳毅然作色其那敢妄其女盖常相窺
覷彼此屬意已女即揆袖取衣巾帕篋數種曰此其所與者也
彥聖不得已為請富氏審訂慮實掩面垂泣富氏子弟度不復
可留命僕治疊行李厚其資贖遣之出回視卧榻若對婦人道
離別語哽咽不忍去纔行狂疾大作叱送僕退擲裝橐於市橋
石欄干邊危坐晝夜不飲不食縱直風雨亦不動搖眾士慮
其死亡且惡傷同類列狀白邑宰葉初使傳鋪遞押歸汀州葉
不聽置之於齋中迄今神來如癡富氏之人言數年前曾有一
寵妾終於彼陳所遇者盖其鬼云

光州兵馬蟲

光州建炎之亂被禍最酷民死於刃兵百無一二得免雖數十
年幸安然不為善國淳熙初上饒鄭人傑為郡守邀樂平士人
李子慶偕行既至見西廊一庫扁鑰甚嚴而塵埃堆積問之吏
卒云舊甲杖庫怪物居之累歲不曾啓鄭素貪意其中必有伏
寶破鎖入視凡器械弦刃皆斷裂損蝕無一堪用惟梁上挂數
十百捲或絹所為彼人言方離亂時民逃匿無地悉自經於茲
室此即縊索也風雨晦冥之夕鬼哭不堪聽非持如是州治之
內掘土過尺則枯骸枕籍其間獨設聽無之又有一種名曰兵
馬蟲財高寸許而上為人下為馬縉束介冑全如騎軍各各有
所執好緣走墻壁甚則登几按隊伍行列殊可觀率四五十騎
必有一部押者比羣輩稍高值其為怪則入人寢卧處或飲食
間千百環繞彌日不去能用矢刃傷人極痛楚苟怒而殺之立

致奇禍李處書館半歲本無所見漫撒卧榻令數卒治築地面發土未及尺白骨縱橫所謂兵馬蟲稍稍出現日復一日其來並多於是始懼夜不得安寢遂以妻疾為解辭鄭守而歸矣

古田民得遺寶

福州古田村民夏夜已寢夢一異人來謂曰汝且暴得遺寶便可致富見在門外宜急起收取稍遲怕落他人手可惜也民素貧甚既覺即趨出果得一朱紅小合正當行路捧歸開視有金數兩銀二錠未敢輒取置于神堂卓上自守宿其側旦而驗之皆真物也不勝喜慙率妻子拜而受賜俄見巨蛇蟠於前十數匝高與卓齊民知為畜蠱家移禍然不可復於是致禱傾盡心故事蛇遂隱時時化為他蟲或吐涎沫民固耳聞鄉井姻戚談說大槩乃貯藏之家施毒於積歲所殺不少貨業日盛後為被毒者所告官捕係勘鞠家人皆當死而值紹興五年七月霈恩一切得減民身配海外子配廣南押過贛州子病死於道店贛丞張思順檢尸防卒出示元犯由具載本末今不能憶其姓名也

趙彥珍妻

鄱陽宗子趙彥珍居永寧寺其妻某氏乾道六年暮冬被疾寢以困篤時方二十許歲明年正月十五日夢青衣童子兩人造其床前語之曰汝到不得新春纔望見節氣定死矣妻亦敏悟既覺告夫云命數前定我病勢已惡况於神言如是其死何疑今旦夕入鬼錄何用邀喚巫醫修治藥餌家貧無力空為妄費耳遂屏去粥藥畧不向口夫持杯泣謂亦不對是月十四日未時立春當日正午又夢二童來問曰汝是趙氏女邪趙氏婦邪

曰趙彥珍妻也童相顧曰幾乎錯了徑出妻忽聞鄰家哭聲驚寤使詢誰人乃寺外高縣尉之妻趙氏也即時汗出如漿遂爾安愈又十餘年始亡彥珍又改名彥典

趙彥典夢

趙彥典淳熙十五年冬夢貴人金章紫綬直造所止脩謁謂其誤至方擬引避已下馬入徑前坐書室典束帶敬揖未及問其何官容遽云偶攜榜來君欲觀否典謝曰幸甚即探袖取文書揭壁間視之皆宗子名也有彥珍後以宗司檢他人相同之故遂改今名於此無所係也客徐以筆圈之徘徊少選復捲置袖中而去典覺而深念將欲仍舊則非申宗司不可姑紀於書策頗用為靈次年覃思放下許赴量試而期日已逼願改不能乃但以典字及揭榜遭黜果有彥珍預焉又數歲典年過四十例

女補承信郎

胡廿二郎

樂平何衛民胡廿二慶元元年二月在田間耕鋤人報其妻子生子急釋耒而歸家到見妻正悶絕于地掖起灌以湯少甦乃視厥子臂後茁一牛尾長幾尺許繳繞掉動臂牛毛皆滿妻曰我恰來幾為他驚殺如此怪物當即投之溪中胡又不忍只斷其尾而留之至今三歲舊椿厥上復出小尾然則前身為牛可知矣

九座山杉蘭

興化軍仙遊縣九座山僧寺據止上有巨杉數百淳熙中一杉之杪忽生數花全如幽蘭芬馥絕異僧命工圖其狀并拆花插於佛座其山甚高循嶺三十五里至其巔得平坦之地五里寺

夷堅志

癸集十卷

四二

當其要九峯橫前中一峯熒碧照耀儼如立筍初五代王氏擅
閩日他境一野僧布素梗朴以一瓢自隨詣福州永福營營者
有求或問何以曰吾欲擇高廣地可安千僧者時方尚武其人
應之曰我久要尋踏看千兵處未能入手如何容得閑和尚僧
乃去永福與仙遊隣境九座介其間僧登山排細覽眺遂堅卧
不動叱之曰我豈不知此是道場邪只恨溪水太逼山下勢不
寬拓耳是夜驚雷震激遲明溪移退二十丈居民怪焉已而知
其故因其挽勸使立庵舍遠近施財不約而集遂成禪林當是
時囊山妙應師同出應世雅相契合此僧戲之云爾所處臨通
達只做得飯店妙應笑云豈不勝於乞兒乎聞人競傳其語至
今三百年囊山常狂極盛歲收穀踰萬石往來就食不以多寡
雖官僚吏士亦一粥一餐而九座僅有田百畝弃行化於福侵

蕭劔四州至昇奉塑像遍歷人間藉以取給皆符囊日之語

黃德昭事太宗

淳熙十三年福州科舉進士黃德昭經營就牒赴兩浙轉運司
試行次建寧驟得疾四體發熱昏昏不知人於醒夢間見一長
大人被介冑當前叱起之曰汝當服事太宗安得在此宜速歸
言之至再遂不見德昭私念今距唐朝五六百年吾為生人如
何能服事古帝且業已至此名為避親詎可却回將何詞以告
朋舊會薄晚小間復登塗宿於前店疾益甚又覩長人立於側
罵曰汝不信吾言必死此地始大懼明日遽南轅財行二三里
神思頓清又明日酒然如平常既抵鄉里旋投納試卷向者以
毛氏詩應舉慮取人數窄而素於詞賦留意乃用賦求售試日
出太宗功被九歌為題不勝躍踊以為神告者此也他人多

敷叙功業惟德昭以太宗
場列於高等然次年下第竟終於布衣

游伯虎

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貧僅能啓小茶肆食常不足夫婦每相愁歎淳熙甲辰歲一道人行乞到門就坐啜茶適聞其語笑而謂之曰不須過憂已有好兒子尚何足慮只一件事理會不洋既做秀才發解過省及第了便着紫公服繫金腰帶却乃手中不把牙笏此何理也○俄見柱間倚一黑圓杖指之曰此是其所執也游翁以談無根蒂不之答只一子伯虎能讀書作文且習弓矢騎射詞場荐不利遂應武舉慶元三年中絕倫第三人例賜塗金束帶除沿海制置水軍計議官止持杖以謁制帥盡符前說相去正一紀初伯虎入都待試夢已化為虎與他虎鬪不勝遭壓焉及是榜唱名永嘉周虎為魁首又與夢協

雪峯宗一

雪峯長老宗一以淳熙九年來住持駐錫兩歲於寺建毗盧閣安貯藏經規範雄偉他所營立皆稱是而棧緣行解為衲子依投席下屨滿屨次欲謝退輒不諧紹興五年忽命擊鼓集眾升座演法既而言曰四方名山大刹如雪峯者能幾處老僧昨主五六院多不過三兩載今乃濫居此地不覺十三年無德無能難以久占禪度便當引去以避賢路迨反室其徒意為打包潛竄有欲裝從行者已乃奄然坐亡時俗壽七十有八矣福府迎致長蘆元聰代之至方丈數月夢一公來謂已曰茲我所處汝得擅據聰曰和尚何為出此言也世緣既竟歸於大空故我得承之正是吾曹平生著意處焉用問為曰吾非常常變著者比

知弟誘掖後輩振揚宗風故特來助喜然第於此山緣薄行且之他遂告别聰寤携香詣其塔祝謝二年後果膺敕命徙往涇山焉

徐謙山人

永寧寺羅漢院萃眾童行本錢啓質庫儲其息以買度牒謂之長生庫鄱陽并諸邑無問禪律悉為之院僧行政擇其徒智禧主掌出入慶元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將結月簿點檢架物失去一金釵遍索厨櫃不可得禧窘甚聞寺外徐謙山人者占術頗驗往卜之卦成曰物已傳出外而盜身不動元非他人乃常所使小奴耳急向北方察訪尚可得苟或稽緩將化為烏有禧固用其說散行采緝然無策能致敗露坐不安席復扣之徐再消詳曰比去五日定有信所謂小奴者每至鄰家與民婦狎指頭上銀釵曰何不買金打造婦笑曰汝真是不曉事我如何有錢辦此奴曰我拾有一隻若用時戒價售與汝傍有他氏子竊聆其語明日戲之曰如果欲貨金釵我酬汝直奴諱曰已分與吾兄了既涉歷兩三處事遂大彰僧即加執縛且杖之十數猶隱不言鞭朴益急始服罪立取釵至於是痛撻而逐之

楊道珍醫

饒州寧楊道珍本係建康兵籍以羅配隸因徙家定居且稱道人素善醫而尤鍼灸市民余百三苦鼻衄沉篤更十醫弗效最後招楊視之知其家啓肆販繒帛近年以來資力頗贍楊深有所邀需余妻上官氏許以三十千方為領畧令病者卧於門扇上按兩扇井間齊兩鍼繞一呼吸罷衄立止舉體頓輕余氏不勝喜如所約以酬又別致謝王温州季先於丁巳之春亦感此

疾綿延歲月親朋競致善方莫能愈或導楊往治隨鍼即差一
官人寵妾懷妊八閱月朝夕厭厭困卧乏力飲食不下咽自不
能言其痛撓處楊為診脉而出曰此非好孕正恐是鬼胎耳其
家皆譁怒不平出語訶責楊曰何必爾他日當知之吾今不敢
用藥且如常時服安胎壯脾圓散可也自此稍能餐粥後兩
月就蓐其腹自受孕即皤然與常異及是乃產一物小如拳狀
類水蛙始信為鬼胎不疑

趙七十總幹

唐宋令文有神力以一手挾太學講堂柱持同房生衣壓於下
須其重設乃出之又或夢吞水牯不盡四足者此事今亦時有
東武趙恬季和之子十七總幹壯歲夢吞一牛自是膂力過人
百倍居福州城中與一僧善每從喚索酒饌所啖肉非數斤酒

非斗許不能醉飽僧雖勉為具設久而頗厭趙戲懷其袈裟寘
於廊廡間大柱下已而捨去僧寤愧經日無由可揭取亟治具
延謝乃談笑舉柱就還之嘗暫寓泊西禪寺出外夜歸闌僕拒
不納呼叫久之怒擊其扉者再且排撞門頗少焉雙扉及椽楔
悉墮地其聲如雷寺人皆驚起又赴調入都自衢僦小舟携兩
僕俱舟人偶非良善妄意篋中之藏輒萌戕害計到一村步四
無居人謂趙曰少住片時當買酒來盍欲飲之至醉趙覺其詐
思所以待之望其去稍遠見一席倚倉板上纏絆甚緊解視之
正得一刃鋒芒銛利其人有一子趙戒僕曰聽我高聲叫則投
之水中適從酒餅回趙升岸迎就之示以刃曰汝欲飲此殺我
乎奮拳痛毆之數十攀大竹一竿執縛于杪遂縱行使起去地
已數尺惡子既溺趙領僕捨舟陸行予與季弟為朋舊識諸子

於卅角時未聞夢異亦不記其名

李大哥

饒州天慶觀居民李小一以製造通草花朵為業慶元三年三月十七日病亡經夕即埋瘞至二十二日術士徐謙盤卜於市過土井巷西間十數步外有人相呼審聽乃李也既作揖跪而奔趨謙素與相善雖瞽目真行認其已死駭曰李大哥汝下世多日了何故在此且又忽遽應曰我今雖非世人偶有一事急要幹當不待已出來鞋子也着不徹問何事曰第二箇女兒得疾甚困須着多方救之不容少遲且行且語遂不見又四日謙專詣李氏告其長女曰爾父壽終之後我却曾撞着他說道家有病者果否女曰妹子實然當二十二日正危之次髣髴見父在床前拊之曰二姐你莫煩惱我與你催促醫人下藥管取你好妹久昏眩不醒是夜頓蘇今十成無事但未敢出風耳其言與謙之說同於是一家皆悲哭幽明異路猶奉奉於兒女間如此

魯四公

饒州市販細民魯四公糞猪羊血為羹售人以養妻子日所所得不能過二百錢然安貧守分未嘗與鄰里有一語致爭慶元元年二月正負擔於德化橋上買者頗集一村獠如師巫之狀從求其錢魯曰方分羹冗坐少須當與汝巫語笑捨求俄頃釜中熟汁皆空如盤水買者著不置食而散魯蓋素能作法且入精至深悟其所以然對眾微嘆即滅火而歸旋搏泥拾塊窒於蛙竈口解衣就睡巫他處丐索滿志還旅邸忽腹內若熾炭跳擲忍痛固知早來之非以實告主人主人曰魯公尊法一成推重

安得輕犯之巫懼倩小兒引往其門設醴拜謝自通姓第為周
三魯不答周痛益甚觀者悉云且恕他淫魯領首反空盡去
竈下物周立愈沽酒謝罪明日復携隻鷄斗酒來願為弟子傳
其學魯不許至今本業如故

閻山排軍

饒氏朱三者市井惡少輩也能庖治素臈亦僅自給臂股胸背
皆刺文繡每歲郡人迎諸神必襍袂於七聖伏隊中為上首淳
熙己酉歲將往閻山糴油麻其妻曰我聞彼處不清潔况女所
習此般伎倆如何去得朱曰我倚法護身自有措置無柰我何
所善多勸止之又詢於卜者其兆亦然皆不聽持千錢以行過
一淫祠叱其像曰俟我回來與汝理會及事畢欲還城復至祠
前便覺黑氣繳繞急使法解戰累無驗白他人聞暗中怒聲言
與汝非寬何故罵我交關近暮仆於棒下而死明日父母方知
之慮為同輩譏笑就行火只其夕託夢訴其死本末且退告母
曰可多買草鞋焚化今已拘充排軍了自此無復敢歸嗚咽而
訣時方二十六歲

麗池魚笱

鄱陽麗池村無田疇諸聶累世居之采木於山捕魚於湖以為
生業邑境多有淫巫每游歷歲門謁覓錢穀酒肉須隨其所需
斟酌應之不可但已否則能為害崇其當得陂池利入者乘秋
冬之交水淺源涸必遍施棧箔遮闌界內俟歲杪則四環網罟
率竭澤取之紹熙二年聶氏子弟百三郎者主其柄不甚待外
巫：密至陂所步訣呪禁迨舉網空無一魚聶子訪知所以然
屢邀他巫解釋殊弗効惋歎莫測一夕月下聞巨魚跳擲急視

之乃一雙頭小鯉隨波舞浪絕以為怪方擬擊之俄復躍入或
言此蓋彼所投木符幻變相戲弄非真魚也後數日岸上人咸
見異物狀如鰓鯉衝棧箔盡破徑望彭蠡而去魚以萬計接續
從之出雖漁者並肩立付之無可柰何而退

李小五官人

李耆俊子壽淳熙二年為兩浙轉運司主管官其第耆頤子大
自嵯縣解官來館於公宇送還小吏劉廣立於司前橋上遇一
官人坐轎中轎之制作極草：兩卒負籠篋先牌題云李從事
問廣曰是那處李主管廳廣指示之且奔告子大從事者又其
第耆壽也喜而出迎乃畧無所覩尋常諸李族人入都多泊舟
于河下沈氏客邸及吳山上扁鵲堂散遣訪審皆不見子大甚
駭率子壽諸郎步往沙河塘試加物色俄一家僕從會稽連夜

疾行喘汗而至報言小五官人因酒飽得病昨日已殂所謂徒
事者也廣蓋見其遺魄云

吳師顏

太史局令史吳師顏在京師時已世為日官及渡江掌其職者
猶二十年居於臨安衆安橋下紹興壬戌秋以旬休不入局或
詣其家邀之出就相近茶肆欵話若素所厚善者從容久之客
先起吳忽仆於地衣裳有血汗濕主人視之死矣一匕首挿于
腹間走報其子澤奔趨而至遭傷處洞貫腸胃莫識刺客為誰
但執主人告官坐獄數月鞠不成府尹以為不應白晝於都市
中敢行殺害憐其無辜久繫猶受杖乃得釋澤繼代父任今為
春官大夫判太史局予嘗質以此事云殆是宿生冤業耳

沈大夫磨勘

朝請沈大夫用年勞詣銓曹求轉朝議為吏所扼有弟官中都呼其小吏與之錢十千使訪此吏端的姓名及居止處吏喜甚他日告曰已得之即導往官巷伺于客邸須其人自省歸吏持刺迎白曰沈大夫拜謁遂巡不領略曰吾身為胥吏豈得與官負亢禮謙揖徃反始延坐須臾沈起言某當應勘而以憂制歲月小不同受沮正當限轉一階視他秩不同利害甚切願垂護念袖出銀一笏授之曰聊以奉筆札費愕然曰此為何名而非禮賄我沈曰吾欲整濟名官銀出我懷而入君手定無漏泄之慮苟為不納微誠是君有心敗吾事耳吏沉吟若不得已乃受之揖使少待自造左畔一室良久持一紙示沈曰依此書寫訴諸尚書讀之大抵指考功主事陳仲夷吹毛求疵擬邀厚賂且引其人其人例乞送棘寺或臨安鞠治而寘于理庶為姦胥舞文之戒沈謝曰詞意詳盡皆吾心所欲剖露而不能者敢問陳主事安在笑曰即我也沈曰既受教於君何容相訴曰無傷也明日尚書朝退入部沈持狀自言陳生在傍切反目而視尚書責問頗峻陳詆沈以為不可行詞色頗悖尚書叱使去曰今日不書鈔當送獄陳羞憤唾咄而退至晚文書遂成沈後屢語人以為省部事無巨細盡出此曹手若挾貴臨之愈生節目吾所費至微然能撼之者蓋尋常士大夫行賕經涉非一及員人主吏家不能十二茲乃悉得之故其應如響予親聞之沈云

吳六競渡

慶元三年四月鄱陽小民循故例競渡於鄱江率皆亡賴惡子又無衣裝結束唯袒襦布禪終日鳴金喧譟下上又有持酒賞犒或以六七撥掉者徃徃酣醉才東西值遇各叫呼相高稍近

則拋石互擊甚者至射弩放彈雖遭傷疾亦不告官五月二日東岸一船與南岸一船鬪薄暮不解湖船遂沉所載五十人盡溺叫呼乞救時已曛黑莫能審其存亡明旦檢勘獨不見吳六同舟之人遍處尋覓得其尸於二十里外雙港津頭左肢已碎於魚腹矣州學中人言吳生本太陽步村民淳熙間弃其父母而來城下寄食於學前萊園家受庸作雅善操舟專捕魚取給且復捷走嘗為齋僕凡科舉及堂補試揭榜必為報捷先鋒偏飲酒灸仍分錢居多衆不敢校所積漸滋因取婦初永年監兵方五死孀妻獨居營私釀酒每用中夜雇魚艇運致傳入街十酒店隔數日始取其直常使吳輔行前三年方妻挾八歲兒俱出掠十數千還寘舟內至新橋暴風起兒驚懼立不能安遂墮水母遽引手援得之吳利其貲翻擠於中流夜深人靜更無見者吳但以两手付方寸云皆傾覆湖心僅攬得此方只一子既併命鄰里共為櫬尸歛之子母尚相持不捨他園丁見吳有錢財稍知其故以利害不關亦弗問今年春吳與等輩張網聞水中呼曰吳六你却元來在裏如是者三餘人怪之吳瞿然怖汗強自激昂磨刀向之曰落水鬼敢爾才出來便一刀兩段叱之至聲乃息然自後眠食不自持是日正禪挺勃跳頓足高視傲睨之氣旁若無人俄而及於禍吳最能涸泪急湍中有若平地豈料竟死於拍浮蓋氏也厲之報彰灼也

衡州司戶妻

衡州某司戶之妻盛年有姿色與同官家往來和柔待下皆得其懽心但每睡時常開口伸舌而舌表兩歧夫積以驚異密言於曹椽椽曰吾聞蛇舌如是今賢室亦然何也因晝寢以引使

似之妻似覺為人而窺至暮泣語夫曰與君緣分止此行當永
訣明日而病頃刻即沉篤遺言我死後殯歛了切莫開棺方當
暑天恐形容亦敗空招憎惡耳再三申約遂亡翌旦就木其家
近在旁郡走介報越三日父母來云初不聞有疾何為遽爾必
欲觀其尸夫以所戒告母疑非善終固啓之則一蛇蟠屈于中
衣裳冠履如蛻悲駭慟絕亟昇出野寺焚之趙彥遷儒林時在
衡實所親見

東塔寺莊風災

鄱陽城下東塔寺與城北芝山禪院皆有田在崇德鄉疇壤相
接耕農散居慶元三年五月一日農人男女盡詣田插稻秧惟
數歲小兒乃陪老疾者守舍當晝雨作驚雷振天東塔四僕家
皆遭狂風之暴先捲屋上茅翔舞狼籍已則掇棧梁楹窓戶牀
榻一切摺蕩若人有折拽拋擲其聲洶洶不可復辨老弱呼叫
奔走半日方定凡築室處坦為平地人幸得免而雞犬不一存
近處桑木連根拔起投起數丈之外四家生生之具掃室被禍
之酷盡去死無家後兩日芝山甲首備其事告主僧自慶其獨
脫太厄或謂此四僕者好屠牛以故獲譴

鄒氏小兒

東海薦福長老了與住持俄病背疽而小愈復結腎癰終以破
股而亡紹熙三年五月郡士鄒侃夢其捧瓊珠一顆圓瑩可鑑
以昇之侃引手承接誤墜地碎焉驚而覺時與亡已數年明日
侃妻誕一男子乃具所夢告于兄仁曰婦得雄固慰人意但碎
珠之兆恐不能佳仁解之曰瓊珠碎却圓以圓老名之可也兒
在襁褓中無病惱及能食啖以肉輒吐與餅餌蔬筍則喜稍能
夷堅志

移步望僧過則笑呼捉其襟追隨弗捨母拊之曰送汝去寺院
做行者服事和尚即歡躍問往妙果寺如何掉頭不應遍舉諸
刹皆然至意東湖便請行乃從與乞名俾出家而製小直椽與
着每日使僕抱詣方丈所居在槐花巷裏纔還又索去慶元二
年甫五歲矣忽苦淋疾旋瘡發皆下顧母曰真兄喚我歸來將
酸餡糖糕與我母深憂之旣而亦以暴下而夭略與與同蓋十
一月下旬之二日也晉之姓與之最善方其病時戲之曰和尚
異世肯來我家乎曰官門纏繞人未必許我出家耳其後夢如
平生招之入不顧而去然竟託身鄒氏得非宿緣乎

鯉魚玉印

淳熙中明州士人往臨安赴省試舟過曹娥江漁叟持巨鯉七
八斤重來售買以錢五百魚撥刺不止人士愛其腴鮮擬明日

斫膾延客適天色微暖慮必餒腐使僕作鮓既剖腹於中得小
玉印溫潤潔白刻兩篆字不能識士人朴野元不料為奇物漫
收藏于笥至都城旅舍留頗久資用不繼值常買小商過門以
出夸示然但須價五千商酬五之三士喜所獲數倍即付與此
商亦非博雅者只挂於擔上經德壽宮門提舉張去為下直車
中覘望取而翫視命隨詣其宅問所得處且扣其價亦僅求五
千如是與之而佩於腰間他日

光堯太上見之曰汝何處得此具以奏聖情憮然曰此我故物
京師玉冊官鐫德基字甚工建炎己酉避狄於海上誤墜水中
今四五十年矣不謂復落吾目詔賜去為錢二千貫而別以千
貫令訪授士人去

焦母大錢

鄱陽焦德一吉甫之母鄒氏平昔向善寡言語不談人是非唯篤志奉佛只生一子使肄習舉子業師友往來家雖單貧而供億不倦紹興二十三年春正在堂上一物從空中墜於坐隅鄰氏獲飛鳩所銜銅鉤即佩之其後為福累世安知今日無是事乎遽縛于衣帶串絆甚緊未嘗須臾去身淳熙十年冬忽透出躍几下捫摸腰間全類為人解結取去殊以疑駭休咎之應皆莫能測知越一日

太上皇后慶壽赦書到郡命官未升朝而每年七十者得加封士人曾鄉貢者亦然鄒氏時年八十有二矣德一以庚子歲預薦遂沾此恩受論誥為太孺人始驗錢躍出似相報也後二年中冬不覺失之窮人力搜索弗獲極為之不樂是夕情思頓不佳遲明命婦子連具湯沐盥手濯足合掌瞻敬四方兒孫在傍戒使勤學跌坐湛然而逝初鄒氏壯歲尚苦氣疾過發時頗劇自佩錢至老三十三年故恙如洗耳目聰明步履強健至於燈下穿針縫紉或半夜乃就枕後生所不能及

蕪湖項氏子

蕪湖江公忠以特恩入官淳熙未為鄱陽西尉言其姻家項國華以紹興丁巳年生八九歲時惡瘡生於臂肘更外科醫十輩療之弗効父母憐愛備至嘗挾之出門嬉翫徒倚遇一道人澗口多願身長七尺父訝其異迎揖之道人駐立凝目視病子曰何不教服四物湯前執兒手嚆呵按熨父將邀入飲之酒固辭翻然而去父用所戒即治此藥服之踰三年瘡如初然葉不輟於口方春日戶外楊柳方新成行一鳥鳴於其上兒望之甚喜

銳欲取之而高不可升此念纔起遽覺輕身乎羽已在柳梢自是益以趨捷意之所如無遠近立到常勝超太空其高無除鷲鶴之飛亦在其下恐太高則入杳冥將不能反又慮貽親憂不敢放肆而父母未知之也會上元之夕所親戲之曰我聞汝能飛空行游今夜寧國府極好燈何似去一看兒笑曰此固不難超然躡虛疾如鳥翼三鼓後還家備說所見某事某事他日驗之而信瘡亦良愈至十六歲娶妻始不能飛江尉之子項壻也故得其詳今江為江州司法其母壽百而步履若少年嘗赴郡守王叔明宴集坐終席不倦石門鎮氏人陳六哥與江有雅契慶元二年冬赴省試枉道訪之因見國華頎然而長儀格近道又當不凡也

東流道人

池州東流縣村墟嘗有少年數輩相聚於酒店賭博各齎錢二兩千被酒戰酣一道人顏狀獷武策鐵拄杖傲睨其傍既曰而添我一分同戲得乎衆相視雜言不可姑應之曰鄉民小兒作劇不足煩先生其人必欲預席衆不得已曰如此便請入社既築罽圍坐乃笑曰忘記帶錢來且劄賭俟了後結筭若我輸却當一一奉還滿坐同詞言烏有是理不將一錢隨身如何賭得道人怒目曰汝曹任意喝五喝六偏不著我勃然變色揜腕索闌少年中兩人最不堪且又恃衆交口肆罵至云定是箇配軍賊道人奮起歐兩背各一拳登時氣絕搖撼不醒或走報隣甲或只遙望懼其奔去則必牽連入獄稍近前為拘執之勢道人提拄杖示之曰來則就死洋々而行店人以竹香遮兩尸候里正及縣檢驗至夜尸忽作聲蹶起守者大叫有鬼奔而出兩人

曰我何曾死且來聽說子細稍還就之云日午正賭之次被
一道人邀我去喫酒痛飲二十盞不覺大醉所以困卧於此今
已豁然衆猶疑不信共坐到明果不死道人莫知所之

申先生

紹興初江湖羣盜不靖鄱陽城內雖不罹兵厄人煙亦蕭疎淮
客申先生者售藥於市東平雍友文陰察其道術往拜之願為
弟子見其每出齋一小釜隨所至為竈滿貯水曉熱而布青綠
黃朱雜色於上徐用牙篋撥開便成長林絕島鳥鳥翔集或作
羣山夾江漁艇煙波或士女春游或詩人緩轡日日不同頗類
所謂少書者友文坐間咨扣一二笑云只爬剔頭垢投一豆許
衆色自然凝結不散乃信手指畫耳無它奇也將退則盡舉而
弃之留半年而去友文竟不得其要領於是學醫

硬脚道人

慶元二年夏秋間饒市一丐者自稱硬脚道士大夫僧民頗
談其異予凡三遇之其一在判官廳門外街石臺上置兩股酣
睡而上體虛無所著其一在慶善橋北石欄柱表承日光端立
鋪一紙于地緣化四十九錢忽躍下則已滿數振衣而歸其一
仍立石表上而奉起一足或至三時始下今不知所如

淳化殿榜

均州武當山道士鄧若拙有道術能出神游天庭或閱十數刻
乃反淳化二年癸巳冬嘗至一洞府見兩仙官對坐共談來春
進士榜有三箇宰相所限一人極低將如之何其一日高下已
定不可易也獨科甲尚堪致力不若以第二甲為第一甲甲若
拙既覺與其徒言之但不曉其何以致力明年大廷唱名時宮

禁適有誕彌之喜天顏悅懌顧侍臣曰第一甲可多放幾人
止即止遂以次臚傳上意亦忽忽忘之過三百名方悟遽曰
止是歲孫何狀頭九放三百五十三人而居一甲者三百有二
餘皆為第二甲丁晉公為第四人王與公欽若第十一張鄧公
士遜乃在二百六十所謂極低者也國朝以來臨軒賜科第未
有昂甲若是其多者鄧公凡三人相致仕復常一還其鄉光化
因游武富若拙第子倫道其事馬永卿為游川令聞之鄧鄉士
劉可云

蔡確執政夢

蔡忠執公確少年日夢當為執政仍有人告之曰候汝父作狀
元時斯其證也覺而失笑謂人曰鬼物乃相戲乎吾父老矣方
致仕自佚豈復有作狀元之理確以元豐一年五月自御史中
丞拜參知政事時其父久已沒五年三月確侍殿上聽唱進士
舉人名南劍州黃裳居首選確不覺大驚蓋父名黃裳也黃裳
本泉人清正恬退士至鎮安軍節度推官而告老得右贊善大
夫遂徙居于陳

古塔主

南康建昌縣雲居山大禪刹也所祀五通甚靈異名為安樂神
居於塔上嘗出與監寺僧語言無見其形其聲全如五六歲兒
紹聖元年忽謂僧主云古塔主知江州今日出都門了時佛印
師了元為長老明日僧具以告元笑曰說與那鬼子莫要亂道
僧回以語神神曰塔主昨已到泗州遣急脚某人齎書來與堂
頭矣僧復往白之師不答後半月又云日午書堂至如期果有
黃衣卒新知江州彭特制書至方悟彭器資尚書乃古塔主後

身也初范文正公守鄱陽以母忌預請芝山寺僧誦金剛經夜
度母云得金古佛經半卷已超升矣明日入山有暫到僧曰古
塔主扣之果如其夤語戲云何不看畢曰好物不須多會薦福
缺住持即自草疏請古往於是始出世每禪子問話輒應曰莫
至于再三今榜法堂曰莫莫此故也時彭公猶未至彭治九江
殿月而卒壽纔五十四其為人清脩淡薄真有自來

項彥吹笛

饒兵項彥好吹笛遇休假無事常獨往芝山登五老峯賞傲風
月當其得意至於忘歸紹興四年十月約儔侶數輩同游彥方
二十二歲最先行已而諸人不至笛聲止喧忽聞在側語音起
望之一婦人也青衫黃裙以絹帕包新茶嫩芽餘曰五葉在手
彥頗懼欲下山婦云哥哥且穩便我自尋五九問為誰曰我家

地客遠就近處脩屋慮其不謹故來視之便十餘日未得
彥茶兩葉食之甚美臨去又囑曰早晚得工夫更時來吹笛彥
曰諾遂歸自是不間陰晴持賂禱於卒長飯罷輒至婦已先在
浸綢繆欵接其父溪以為疑試隨於後婦匿不肯出彥回顧見
父愠曰可知道壞我事故障礙之猶如喪心到家擊破什器不
容訶止若出城遨蕩則意態歡愜今隸役鑄錢使者衙每歲十
月皆然唯過中冬則稍妥帖一笛不暫離腰間父累邀行法人
攝治未覩厥効也

王資道及第

天台王居敬字簡卿淳熙十三年以布衣經過衢謁劉樞幹問
命劉元不知其名即書云此命當貴但名下一字係舊廟所諱
今雖已祧遷終不可達天聽王大駭既退亟改為居安而字資

道再詣劉喜而迎曰今名甚利幾於魁天下而居官乃在水邊
須待闕十年以上王默坐笑其長曰烏有在魁甲而需久次之
理來春省試第二人奏名未廷對間在太學舊齋宿泊鑷工季
松詣之再拜曰來賀狀元王謂相戲侮咄之松曰那敢爾夜得
一夢亟審上舍必做第三名狀元王方詢扣其說曰夢如常時
入學逢一老翁立門左語曰今年太學出狀元松請姓名翁遲
遲不出口久而言作殿試第三人者即省試第二人以是知為
君不疑也迨唱名果符所說季松求賞乃以為集所上名親事
官王局月餘得察錢十千王調徽州推官已而連遭家難留滯
恰十年始幹辦江東刑獄公事盡合劉占書

林秀才鷄

福州城內士人林生居于府倉側淳熙己酉八月將入舉場令

家人殺兩育鬪雞以充饌方呼僕執縛雞奮飛出外徑投太中
寺法堂屏伏禪坐下距林氏蓋三百步而遠長老偶在一室讀
語錄聞其勃跳窘怖之聲出視之正見林秀才追逐而至便擬
搏取曰是我家物也僧曰雞已遁脫來此豈昨命朱富盡願施
與茲寺克長生報曉可乎林曰貴刹自有行者打鐘供此職矣
何假此禽僧曰非是之謂也因為演揚緣法相報復之義勸警
之林即順聽乃付之庫下日飼以穀一升後七年當景辰之冬
予大兒携家寓居以俟解印雞尚存其高二尺餘雄俊之狀殊
非他比

劉自虛斬鬼

福州紫極宮道士劉自虛以正法為人治邪祟雖頗有效驗然
賦性誕妄留意財賄且好大言自衒驚每對客稱吾前月中在

西門某家考治手斬三鬼血滿劔鐔數日前在東郭某家亦斬其二皆流血赫然大率一月之內無慮即斬數十鬼也梁緄帶仲風能行法深嫉其欺誣欲摧沮之因訪所親歛由偶及劉驅制妖魅之妙咨歎不已梁笑曰劉本無術但架空赫人耳君可詐云家有祟召使來我當暴其姦以獻一笑即遣邀之劉至梁告之曰吾與是家雅故自觀憂窘合為致力然度非一人所可了我請先不則子繼之劉曰諾梁曰我本信步到此不魯携劔未幸見借劉取付之又曰吾法印却隨行只在小僕處今出外取入良久而還執印誦呪詭禹步數匝置劔袖中俄叱曰神將速擲之地流血津、崔劉而晒曰幸不辱命劉俯首羞怍不敢答密遁去所親之家捧腹大噱自是聲光日削浸革故態梁告人云此是戲術須摘一草藥淬劔却頓鞘內纔見風則赤如血復點滴雷灑全如刃傷人梁所以欺世者吾亦能之聊發其宿愆俾知省愧予二孫偃修嘗聞之云不應輒誦呪詭媿觀心靈曰那敢爾但默然脩真秘要不緊切處姑以籍曰副急偃後見道人林無無云此草名為紫背天渠與虎耳相類其色上青下紫更濟以他藥可煨沙砒黃之屬究其功用非止血劔鋒而止也

雷州病道士

雷州天慶觀道士病心恙累歲遇發作時冥冥無所覺雖赴入湯火亦不自知童奴困於防護或小間則兀如癡兒不語笑而胸膈掣痛呻叫竟夕溲熙間一夜過三鼓据几危坐忽有客敲門問何人厲聲應曰我似有怒意道士曰夜漏甚深觀門又閉如何旋入得來汝定是鬼曰若不啓戶我自自道理俄雙扉軋

然已在前立須顛拂腰身絕長大全如禁衛行間且罵且笑曰
吾聞汝抱奇疾特特相救乃反行閉拒仍以我為異物邪道士
懼其箠擊拱手異謝客怒色少霽顧童子取水一盃水至起刮
壁土置地上擦身中垢膩併以水搏和捏為一小丸授道士道
士嫌其不潔未遽領又怒曰喫了便安樂無事而不信吾是只
要速死耳道士勉接取以餘水吞之即覺滿腹精液流轉頓異
常日但痛處愈甚不敢言少頃客揮手告去明旦同侶來問訊
訝其神采迥別扣所以然或回顧壁上所刮其土處畫一呂真
人像左手撫鬚右手垂下半儀飄放奕奕神仙之容不可贊述
仍題七言絕句於傍病者即日徼彊若未嘗被疾福州士人林
去華傳其事獨忘其詩及道士姓名云

相太學道人

紹興十二年臨安始建太學於衆安橋北基址已定兩道人不知名過門注視其一與人言好一箇去處將來士子雲集必出大魁卿佐貴人比肩接踵只恐不出宰相其一人笑曰汝力不見盡若向東一處却大勝此狀元宰相皆有之語聞於朝時營創且成不容別改作於是用所指者立貢院興學以來到自五十五年自乙丑至丙辰凡十八榜英俊輩出由庠序擢第者幾二千人侍從執政不可勝數而未有真相其膺此選者悉由鄉學策名馴至極品如福唐黃德潤治天台陳叔晉駁莆田鄭惠叔僑乃自學起家皆位元樞臨當大拜而並出典藩頗符道人之言料他日必有破天荒者

安國寺觀音

饒州安國寺方丈中有觀音塑像一龕民俗祈請多有神應慶

元二年七月寓士許泗妻孫氏懷妊臨產乳醫守視自夜半至平旦乃泰然如常又兩月復擬就蓐將產之際危痛萬狀孫默禱觀音乞垂哀護令其子持淨油一盞點照像前家素貧不能廣施願力所居邇丈室長老了拜日夕聞其呻吟之聲深為不忍因其神至命童行滅宿燈而然所施者自為焚香啓白曰許泗妻孫氏感孕以來閱十三箇月未得脫身彼家四壁空空二膳不足燈油微矣而出於誠心望菩薩慈悲賜其子母團圓平善亦使鄰近老僧得以安寢祝罷許子還孫正困卧榻墜上恍如夢間見白髮婦人往來其前凡三返矍然興念是必觀音菩薩救我也最後抱一金色木龍呼而與之孫氏接受驚寤纔頃刻生男遂采夢兆名之曰龍孫此見蓋辰生屬龍云

溫愷遇異人

乾道八年冬司馬季思侍郎鎮廣州下班低應溫愷在帳下本淮北人謹純恪盡領府治諸局最蒙獎雇淳熙元年司馬居還愷送之詣關緣道陪其諸子談論多涉奇怪自云嘗遇異人而不肯言所以他日司馬到一郡治驛令即喚語移時大相契合益以稱賞後三年將赴泉州少駐會稽愷來參謁命館於書院設榻延言之就枕撤去衾席伸足指空而熟睡鼻息鳴雷以迨告去留頌為別自此間有聲問雖外題為狀申某官及發視之但書頌一首或四句或八句皆意殊奧未易遽曉然徐味其詞徃徃如卦讖觸事多驗旋祇役江西府帥張幾仲從臨越俾送還時司馬奉祠里居見之驩甚復留憩累日辭歸汪然出涕曰今日與侍郎別勢無由再瞻望出戶回首者再三又七年司馬卒愷亦不知安往

楊真人

政和初河北有楊真人者莫知所從來年四十許美須願久游趙魏耆老或見之六七十年顏貌不少變故有真人之稱與之錢不謝徑詣之酒家獨飲錢盡乃止不發一談呂辯老監平原酒稅霍子盤監藥家鎮相距二十里楊往訪之泊於客舍旦暮各一往來常云二子可教呂霍皆少年誰知其異未嘗有所咨請每至則與酒多至一石不醉或作怒則願森張皮內隱起至若鐵石歲餘霍官滿憲檄攝澶州觀城巡檢楊往謁相見甚驩云吾遠來將傳道於子明日五更是其時也言竟即出霍自四鼓披衣起坐以待之杳不至天將曉聞戶外宣鬧似相毆擊者遺視之則楊毆殺一市民既竄矣霍驚志深恐累已少頃四門外保甲報大木下有人縊死縣尉檢尸翌早霍往覆驗乃真人也意其一時偶墮罪罟慮必不免故亟自取盡歎恨不已命邏卒就木傍掘土穹數尺舉而瘞之役工告已有一死者衣裳形模與楊無異色理如生霍自臨視之竟不能辨但令重壘寘坎中後五月蜀客至澶淵見霍出楊書一緘謝其慇懃且問君安否霍以書示人歷說其事

